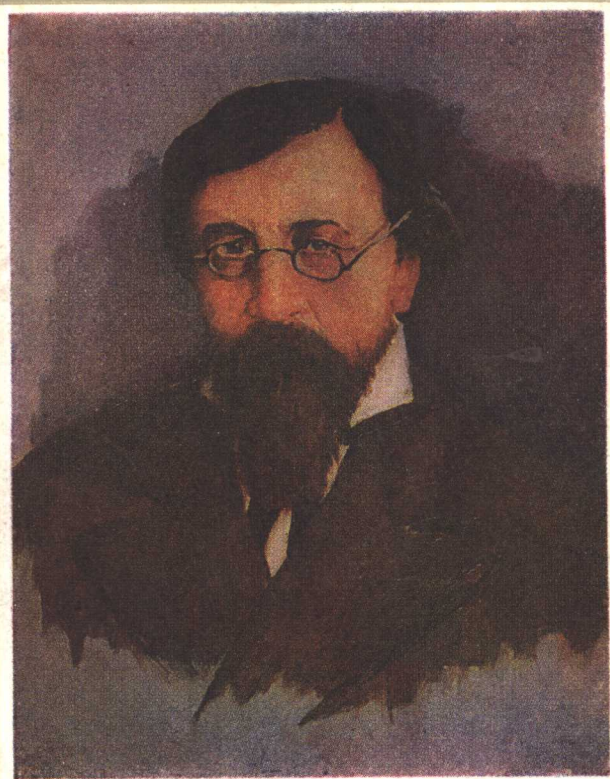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下卷

(二)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下卷

(二)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本书根据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Т. 4, 5, 7,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8—1950 年版译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下 卷

(二)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著

辛未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374,000

1983 年 3 月第 1 版 198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1,000 册(内精装 1,400 册)

平装定价: (七) 2.10 元 精装定价: (七) 3.05 元

书号: 10188·410

目 次

杂志短评(一八五七年一月)	1
《钮可谟一家, 一个体面家族的故事》	11
杂志短评(一八五七年三月)	28
谢尔宾纳的诗	34
庇雪姆斯基的《农民生活风习速写》	64
茹柯夫斯基的作品	82
果戈理的作品与书简集	92
《死魂灵》	162
在 rendez-vous 中的俄国人	172
A·H·普列谢耶夫的诗	201
根据神话改写的小说, 怪异集	224
论战之美	248
第一次汇集	248
第二次汇集	297
第三次汇集	367
转变不是开始了吗?	371

H · A · 杜勃罗留波夫	430
回忆涅克拉索夫	436
回忆屠格涅夫对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以及关于屠格涅夫同涅克拉 索夫之间友谊的破裂	451
略论涅克拉索夫	484
题解	505

杂志短评

(一八五七年一月)

在最近几年中，关于我们这样的老作家——与其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当代公众需要阅读的东西，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文献的作家，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了。罗蒙诺索夫、苏马罗柯夫、特列奇耶柯夫斯基、康捷米尔、路金和克涅日宁等等、等等，已经挨次成为仔细研究的对象了。这应该是好事；但是假使一深入到过去时代以后，我们就忘记了现在，这就糟糕了。在今天起作用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得到过适当的评价。关于屠格涅夫君，格里戈罗维奇君、奥斯特罗夫斯基君、庇雪姆斯基君以及其他我们现代的作家，您在杂志里所能够找到的评论，不是太短，就是过于浮光掠影。我们已经到了不再满足于这种匆促草率的评语的时候了，已经到了郑重其事地来谈论这样作家的的时候了，他们在文学史中应该占有的地位，其重要当然不逊于以前时期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看来，要比四十、或者六十年以前所写的、现在已经不再阅读的一切作品更加重要。

从这个观点看来，杜台施金君那篇论述屠格涅夫君作品的

长篇论文在祖国纪事一月号的发表，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它还没有在这一期中登完，但是批评家对猎人笔记作者的看法，在我们已经读到的那部分批评中已经完全表现出来了。

杜台施金君十分公正地认为，批评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在作家的作品中对生活表现了怎样的观点。他认为，批评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明确作家对当代思想的态度。“要在那种得到当代的科学、当代的生活所锻炼的思想所达到的范围中，要在它作为历史的最新一句话而接受的意义中和这种思想站在同一水平，——这是每个作家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他的功绩所在。谁要是对于这种思想没有任何关系，他在现代文学中就不会有意义”——这个见解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批评家接着说，“我们俄国作家只是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这还是很不够的，至少，可以说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我们的作家还应当指出思想跟他促使这种思想在那上面生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指出它对应当成为这种思想的客观环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对的；不过在这些话中，我们却觉得有一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俄国作家还是很不够……我们的作家应当”。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作家，而不是笼统地说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应当明确思想对他所描写的社会的关系呢？这个责任一视同仁地落在德国、英国、法国作家身上，他们那些卓越的作家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它，——要是中国人或者波斯人在今天也有杰出的作家，那么当然，他们也得指出自己的理想跟他们所描写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明确理想跟生活之间的关系时，在俄国作家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不应当强要其他作家接受的？看来，批评家正是这样想的：“要是这些关系纯粹是

否定性的时候，那时候是否可以对它们表示原谅呢？”——他继续这样说。“要是有一个作家能够发现，在他们中间^①可能保持和谐的时候，那么他让自己的思想究竟具有怎样的形式呢？”——要是我们没有弄错，那么在这些话里已经表现了这样的意见：作家一定应该具有批评家所说的一种和作家周围的生活保持和谐的理想。假使他指的正是这个条件，那么未必可以把他的意见认作是公正的。为什么理想一定必须和现实保持和解呢？象通常那些向作家提出要求的人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下的和解，甚至就在不但伟大、而且是诗人中最冷静的莎士比亚身上，也都是没有的。在他的那些理想中没有一种理想会把事情作这样的安排：一生都能够在满足和幸福中度日子。汉姆莱特与奥菲丽雅、罗米欧和朱丽叶、奥赛罗与黛丝德蒙娜——他们大家都给自己和别人造成不少麻烦和悲痛，莎士比亚不能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和环境保持和谐”。这个不动声色的、冷静的天才莎士比亚自己都不能实现的责任，为什么倒要落在俄国作家的身上呢？我们觉得，杜台施金君为了在当代作家那里找不到“和环境保持和谐的理想”，因而对他们表示不满，这是不完全对的——他在随便哪个作家身上、随便哪个民族、哪个时代，都不能找到这种和谐；难道他是要把从荷马一直到一八五七年为止的所有诗人逐个都加以批评吗？

杜台施金君既然这样来规定自己的要求，他就想来阐明屠格涅夫君所描写的那种理想的特征，但是首先他认为需要解释解释在屠格涅夫君最初一些作品出现的时候，究竟有些什么样

① 意指作家跟“这些关系”之间，也就是跟“现实”之间保持和谐之意。

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学见解。这里少不得从一八四一至一八四五年的祖国纪事中抄引一番，于是杜台施金就嘲笑起当时杂志中所表现的没有根据的意见来了，这些意见现在已经成为杜台施金君那些出色文章的点缀了。这个杂志轻蔑地批评自己的过去——这一般说来是很不得体的；要是这个杂志的过去具有无可争辩的与崇高的价值，这就是不公正了。难道祖国纪事的过去是这样可笑：祖国纪事自己现在一想起来不能不带着怜悯的微笑吗？但是祖国纪事是否尊重过去，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在眼前这个场合，值得惋惜的只是，这种嘲笑诱使杜台施金君在阐明屠格涅夫君所描写的理想时犯了某种程度的错误。杜台施金君从过去年代的祖国纪事中抄引了人们对巴拉廷斯基以及莱蒙托夫主人公的议论以后，就嘲笑了这些议论，他断言，屠格涅夫君许多中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和巴拉廷斯基和莱蒙托夫的主人公相似的，屠格涅夫君的中篇小说也属于象当代英雄这样的文学流派。这个根据究竟何在呢？是在于，所有这些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在生活中找不到幸福和良好工作的“多余的人”。除此之外，看来，就是“汉姆莱特”似乎也是在莱蒙托夫所属的那个文学派别的影响下写成的，——因为汉姆莱特也是多余的人。这种牵强附会究竟怎么会发生的呢？杜台施金君认为，第一，屠格涅夫君所有中篇小说，从安特莱·柯洛索夫直到罗亭，所有男性方面的主要人物，都被屠格涅夫君描写成一种理想；其次，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根据同一个典型来描写的。请看，一种片面的理论可以达到怎样的偏执！但是在巴辛柯夫和维亚卓夫宁之间，在罗亭和好斗者之间^①究竟有些什么相同之处呢？而且能不能说，在这些人物中哪怕有一个可以算是理想呢？什么相象的都没有。在有

这些人物活动的中篇小说中的思想以及在当代英雄中的思想之间，究竟又有什么相通之点呢？所有这些结论的立脚点就是误解。杜台施金君在旧时的祖国纪事以及在同时代人的最初几期中读到②：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学中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所代替，——不久以前他又在同时代人上读到③：跟着这些典型人物而来的是罗亭，——他就要想发展这种对照，但是他根本不是从这种对照实际所表现的那种意义上来理解它；他觉得，彼巧林是从奥涅金身上抄下来的，别尔托夫是从彼巧林身上抄下来的，——这种错误如果顺势发展下去，他自然会在罗亭身上看出他是彼巧林的摹写。但是在他们这些人物中进行对比，完全不是为了指出他们的相同性——在社会发展这四个不同时代的四种人物之中完全没有相同之处，——而是为了指出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之间的差别。奥涅金所以烦闷，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实质上他却是一个熟读拜伦、受到社会所宠爱放纵的空虚的人。他需要什么，他担忧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而在实质上他所苦恼的却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认真地忧伤的；却是：在他的头

① 巴辛柯夫是屠格涅夫小说雅可夫·巴辛柯夫中的主人公；好斗者即阿甫杰伊·伊凡诺维奇·路契可夫，是他另一小说好斗者中的主人公；维亚卓夫则是屠格涅夫两朋友中的主人公。

② 这一段所谓“在旧时的祖国纪事以及同时代人最初几期中读到”，是指当时别林斯基在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而言，特别是指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③ 这一段“他又在同时代人上读到”，是指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篇奥格辽夫的诗歌而言。

脑里没有坚强的思想，他的内心已经给拖延宕弄得疲惫不堪。彼巧林完全是另一种性格以及另一种发展阶段的人；他的确有一个坚强的、渴望着热情活动的心灵，他的意志的确是坚强的，这种意志能够促使人从事坚韧不拔的活动，——但是他只关心自己个人。随便什么公共的问题他都不沾手。能不能说，别尔托夫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的个人的利害关系对他来说只有次要的意义呢？但是别尔托夫在社会中还没有找到任何对自己的同情，他苦恼的是，他完全没有活动的天地。所有这三种典型人物都是给当作理想来描写的。罗亭根本没有被当作理想来描写——只是在小说的结局时，作者才多少对这个他所刻划的典型采取软化的态度，他认为，已经以充分的力量表现过他的缺点了，他就说，在他身上也有一种好的东西——这就是他火一般地热中于工作，不知疲劳地工作——但是他一回到他前面在整个小说进行中对罗亭所抱的观点时，他又补充说，——可是这种热情带来的好处很少，因为罗亭是缺乏实践上的机警的，他没有能力从适当方面开展事业。您看到罗亭与别尔托夫之间的差别：这一个——天性上爱好冥想，毫无作为，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到出现积极人物的时候；另一个人工作，不知疲劳地工作，但几乎没有结果。在罗亭与彼巧林之间要找相似之点更少可能：这一个——是自私的，除了自己的个人享受之外，不考虑其他什么事情；另一个是完全忘掉自己、完全为公众的利益所吸引的热情家；这一个是为了自己的情欲而生活着，另一个却是为了自己的思想而生活着。这是不同时代、不同气质的人，——这是彼此完全相反的人。您在唐·吉珂德和曼弗莱德之间，在浮士德和唐·璜之间所能找到的相似，要比在罗亭与彼巧林或者奥涅金之间找到

的相似，也许还要多些。奥涅金离开罗亭是更远了。

究竟凭什么可以说，罗亭在彼巧林和奥涅金以后，没有表现什么新的东西呢？在他的身上一切都是新的，从他的思想到他的行为，从他的性格到他的习惯。我们这里不可能把屠格涅夫君所有的中篇小说以及它们的登场人物都一一加以观察，不过要看到杜台施金君在旧的祖国纪事上曾经读到、但他却并不理解的那种错误思想的发展把他引导到一些多么奇怪的错误，光是这个例子就已经足够了。请问，究竟用什么方法不但可以使罗亭，同样还可以使阿斯塔霍夫（在寂静中），这个没有灵魂的卑劣汉，他用欧化的辞令以及优雅的仪表来掩盖自己的卑鄙和没有感情，还有维亚卓夫（在两朋友中），这个心地好、有教养，但根本缺乏幻想，却倾向于在最平凡的环境中过静穆的幸福安宁生活的人跟彼巧林，奥涅金，别尔托夫（就他们本身来说，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典型）结合为一种典型呢？所有这些人完全是各种不同的典型。

这一种把完全不同的人的特征搅混成一个肖像的奇怪错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杜台施金君受到必须“使理想同它的环境相妥协”这种理论所吸引，受到关于必须“劳动”的这种毕竟是美好的想法所吸引。由于这种吸引他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美学体系，这个体系我们要用几句话把它说出来。

“一个人应当和环境保持和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假使您有一个姑母或者外祖母，您就应当保持这样的举止，要她对您感到满意；假使您有一个长官，您就应当保持这样的举止，要使他对您下这种评语：“某某真是一个能干的人”；要是您有一些邻人，那么就同他们在友好的关系中生活；假使您还

没有结婚，那么您就要邻人造谣宣布这是您的未婚妻的第一个姑娘；否则姑母就要对您不满意，做长官的也不会给您升级，邻家要宣布您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而邻人想象您会娶过来的那个姑娘，也会为了拉不住未婚夫而受到批评，——谁都要对您不满意，这好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您在包围着您的环境说来您是不合时宜的”，“您是个多余的人”，您甚至是一个空虚而可怜的人。

所谓“劳动”，这是什么意思？——劳动就是做一个机警的官吏，做一个懂得算计的地主，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使您感到温暖和安宁，但是虽然把自己的事情作这样的安排，却又并不破坏每一个循规蹈矩、体面正直的人所遵守的条件。

假使您不满意这样的规则，您就不会得到那把您包围起来的环境所满意，假使您不想工作，您就仍旧还是一个空虚而游荡的人。

杜台施金君在我们所谈到的文章中，是那么神往于这种“同环境保持和谐”的理论，不论是谁的小说落到他的手里，他就立刻去找寻主要的男性人物，并且问他：“你有没有和环境保持和谐？”——“你劳动了没有？”巴拉廷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屠格涅夫君的主人公——大家都一齐为了这些问题而脸红——这不是很明白吗，他们大家都是同一类型的人，都是同一种典型的肖像。要是继续这样的侦讯，按照上述两点来质问莎士比亚、洛佩·德·维加①、歌德、高乃依、拜伦以及索福克里斯的主人公，

① 洛佩·德·维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西班牙大戏剧家，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创始人。

他们大家也都准会脸红的，说不出什么理由回答你来给自己辩护，他们原来同样也是所谓“不知勤劳、同时又和环境并不调和的人们”的一类典型——一句话，不多不少，他们也是莱蒙托夫彼巧林的改制品，应当同彼巧林一起挨受严格的批评。

请看，要想根据他所不了解的思想建立体系的愿望，甚至把一个聪明的人都要引导到什么结果。

既然发现，屠格涅夫君的主要人物是“和环境并不谐和”的，他就不认为需要去观察：屠格涅夫君是真的把这些人物写成了理想，写成了在行动上无可非议，他们的行为完全能够满足他对生活的看法的人们呢，还是屠格涅夫君根本不曾把他的维亚卓夫、罗亨之流当作理想人物来描写，而是一些既有坏的品性、也有好的品性，有时也显得聪明、高贵，有时也犯错误的普通人物呢，——不，他以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作者的理想；他们的每句话都是作者本人见解的表现。

假使不把他这个“和环境保持和谐”的体系所造成的这种混乱见解的错误解释明白，那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解释它了。何况，概乎言之，我们也缺乏任何文学上的根据来解释杜台施金君的论文中的许多地方。这篇文章产生了最奇怪的印象，——看来，批评家是想说出一种他没有决心直接说出来的观念，看来，他是竭力想使专门属于他所有的论断同读者之中对屠格涅夫君的作品所绝不动摇地主张的意见妥协起来。他在自己那种他很想加以暗示、却不把它说出来的思想周围转来转去，他特别张扬屠格涅夫君那些比其他差的作品，——关于屠格涅夫君的优秀作品他不是尽可能的少讲，就是根本不置一词，——显而易见，他是要想摇撼一种他不善于接触的东西。显而易见，他是要想重新

恢复莫斯科人与莫斯科文集对屠格涅夫作品的评判，但是他不敢这样做……为什么他并不直率地说呢？是他害怕这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反对，阻挠他这样做吗？幸而，我们这里的确是有社会舆论的。它还是软弱的，但是它到底已经给我们的文学带来巨大的好处，——现在，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反对社会舆论已经公认的有才能的人了。社会舆论真是伟大的事业。

《钮可谟一家，一个体面家族的故事》

萨克莱所作包括两部的长篇小说。圣彼得堡

一八五六年版

萨克莱拥有磅礴的才能。在当代所有欧洲作家中只有狄更斯一人才能够和名利场^①的作者相提并论，或者放得比萨克莱还高。钮可谟一家是萨克莱的一部通过最辉煌的形式以表现其全部磅礴才能的长篇小说。但是说老实话，钮可谟一家可不是一部和作者完全相称的作品。在作品所表现的才能水平同作品本身的价值水平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令人奇怪的。这种矛盾奇怪到这种程度，假使不知道萨克莱对其他人也是起着这样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就不敢相信由于阅读他的最新长篇小说给我们所造成的印象，因此也许就决不定要不要把矛盾的全部尖锐性揭露出来了。凡是有耐心仔细阅读整部长篇小说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对作者的才能感到奇怪，同时对小说本身感到不满；可是大多数人就是连这种耐心也是欠缺的。我们知道，萨克莱的崇拜者在萨克莱的最新的长篇小说中常常一跳就是整整几十页，虽然他们也相信，这些漫不经心地跳过去的书页，每一页都写得很出色。作者的才能引起了惊奇，可是这个有才能作家的作品

却只引起冷淡的轻视，——这对于萨克莱是良好的教训，当然，他能够读俄文书，他十分关心他的一些长篇小说在俄国读者中间的成功。毫无疑问，钮可谟一家的作者是在期待：俄国杂志对他的最新长篇小说要说些什么，以便利用他们这些意见。可以推想，就是其他英国小说家读读俄国人对于他们奉为俄国人榜样的作家的批评，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也是不无益处的。我们为了衷心希望英国文学的成功，我们要公开谈一谈关于钮可谟一家的渺不足道的内容同美妙的叙述之间这种令人悲哀的不适应所引起的我们的想法。

有人会说，我们所写的不是给俄国读者看的，而是写给这位当然记得自己的长篇小说的内容的萨克莱本人看的，因此不需要再复述内容。何况就是我们平常的读者，大概也都读过或者至少翻阅过钮可谟一家，——因此，我们的文章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容易了解的。我们干脆就来谈谈萨克莱最近的长篇小说所唤起的印象。

我们已经说过，小说的叙述是美妙的。因为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使这篇文章让萨克莱先生也能够读到，因此首先要颂扬一下长篇小说的优点，这样可以使得萨克莱先生由于我们决定要进行的批评因而引起的伤心，能够减轻，而在同时，这也为了使萨克莱先生不至于把书评家叫做“莫斯科熊”，这头熊对于审美规律毫无理解，只要求艺术具有一种粗鲁的功利作用。

萨克莱先生：钮可谟一家使我们赞叹您的才能。从那个以

① 名利场就是萨克莱所写的长篇小说。